《北市大語文學報》第三十期；69-94 頁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24 年 6 月

魏清德〈新店賦〉、〈日月潭賦〉對莊子韻致的承襲及其應世態度觀察*

賴 恆 毅**

【 摘　要 】

甲午戰敗，乙未割臺，在異族的統治之下，原有的生活模式遽變，瀛社文人魏清德歷經時局的動盪，思考如何在殖民體制下安身立命，以漢學傳統之雅馴典麗的賦體文字，效法蘇軾〈前赤壁賦〉的謀篇佈局而創作〈新店賦〉，並特意選在「壬戌年」發表，其特殊性當值得關注，隨後又有〈日月潭賦〉披露報端，該篇則是將日月潭塑造成山水仙鄉。更深層地細究，二篇不僅呈現出厚實的漢文學養，更隱然地透顯出欲以莊子曠達之生命情調作為精神依恃的想望和寄託，希冀以其道家面對崩壞社會之生命態度，構築出一方可供頤養生息的天地，好讓自己能立身於禮教失衡、斯文淪喪的殖民世界。因此，本文將以該二賦為核心，分析其如何透過模仿東坡〈前赤壁賦〉，以及將日月潭建構成「仙鄉」的遊仙手法，次而併同去理解魏清德如何承襲莊子曠達思想的生命韻致，捕捉其身在帝國殖民統治下的隱微處世情志。並且進一步與其別集、報刊中之作品相比較，試圖了解魏清德在不同文體、載體之間，所呈現的情感是否一致，是否真是文如其人，或是另有不同的書寫意圖，藉此推演魏清德身處殖民者權力科層中之應世態度。

關鍵詞：魏清德、〈新店賦〉、〈日月潭賦〉、莊子、應世態度

2024.01.02 收稿，2024.07.15 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以〈初論日據漢文人魏清德之賦作對莊學韻致的承襲〉為題，宣讀於揚州大學文學院主辦之「學科交叉視閾下的莊學研究與傳播」學術研討會（2021 年 8 月 21 日）。今增修後投稿，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卓見予以修訂，謹此致謝。

** 三明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甲午戰敗，春帆樓下的一紙條約，美麗的福爾摩沙自此脫離了清國的懷抱，成為日本實踐帝國野心的海外殖民地。在異族的統治之下，原有的生活模式發生了斷裂，文人已不能遵循傳統之路尋求青雲登科，實現經世濟民的理想，斯時無法及時內渡祖國者，大抵起而抵抗殖民，勇於抗爭；又或逃避現實，耽於詩酒；然而當時日人挾著武力強力接收、鎮壓，前者只能白白葬送性命而無以為繼；後者則透過經驗裡對於古典文獻與思維所銘刻的深層文化底蘊，在世變後的時局中傳達出保全天真的情志，而又能委婉地讓漢學傳統構接成日人所能理解與接納的認知體系，迂回曲折地去維繫漢文化的命脈，試圖讓華夏文明燈火，在帝國的魅影之下繼續綻放光芒。

瀛社文人魏清德在《臺灣日日新報》歷任記者、編輯、漢文部主任，主持殖民地官方傳媒之漢文版編輯工作長達三十年，用己身之能力，亟力鞏固漢字文化，極具文壇影響力。據統計，其發表於報端的詩題約有五百餘首，以及百餘篇文論、十餘篇小說，[1]可知寫作之勤、產量之大。相對於產量豐富的漢詩文，其賦作卻僅只〈新店賦〉與〈日月潭賦〉二篇，先後發表於報端，並未收入別集[2]當中。對比上開眾多的詩文、小說等作品，賦作的數量顯得相當稀少，更特別的是，這兩篇賦與其報刊作品所給人的理念有所落差，相當值得關注。

目前知見與本論文相關的前行研究，有《日治時期魏清德報刊文章書寫研究》，[3]該文對魏清德之報刊文章進行議題分類，分為歷史記憶、人物敘寫及旅遊敘寫等三大主題進行考察。以及〈日治時期臺灣仿擬〈赤壁賦〉作品研究〉，[4]該文關注〈石壁潭賦並序〉、〈入獄賦〉、〈新店賦〉等三篇仿擬〈赤壁賦〉作品，其中在魏清德〈新店賦〉的部份，作者認為展現了其致力於「文、武、治、商」的「臺紳意識」，[5]惟文中提到〈新店賦〉的寫作與發表時間：「寫於大正十一年（1922），發表於大正十二年（1923）三月。……故而發表於『殖民研究』團體『東洋協會臺灣支部』機關刊物《臺

[1] 參見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第四章（臺北：麥田出版，2004 年），頁 193-194。

[2] 目前可見的作品集，有《滿鮮吟草》、《潤庵吟草》及《尺寸園瓿稿》三種。

[3] 曾玉惠：《日治時期魏清德報刊文章書寫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7 年）。

[4] 王淑蕙：〈日治時期臺灣仿擬〈赤壁賦〉作品研究〉《嘉大中文學報》第 13 期，（2020 年 3 月），頁 187-209。

[5] 同前註，該文所謂「臺紳意識」並未明確進行闡述，惟文中提到〈新店賦〉「發表於『殖民研究』團體『東洋協會臺灣支部』機關刊物《臺灣時報》，由此寫作與發表時間點，隱約透顯〈新店賦〉之臺紳意識。」，頁 198。

灣時報》」，[6]然實則〈新店賦〉早在大正十一年（1922）九月九日《臺灣日日新報》的第五版上即已刊登[7]（參見附錄一），在此基礎之上，若要以發表在「殖民研究」團體「東洋協會臺灣支部」機關刊物《臺灣時報》談論魏清德〈新店賦〉的價值觀，恐未見真確。並且，該文也未談論到魏清德的另一篇〈日月潭賦〉，無法將魏清德這「唯二」的賦作併同觀察，進一步探索其寫作的意涵。以上兩篇前行研究分別關注魏清德的報刊作品與賦作，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礎。

魏清德的〈新店賦〉、〈日月潭賦〉，在寫作策略上，前者透過「仿擬」而學莊，後者則是「遊仙」而達莊，其字裡行間不僅止於呈現出厚實的漢文學養，更隱隱然地透露出魏清德欲以莊子曠達之生命情調作為想望和寄託，希冀以其道家面對崩壞社會之生命韻致與態度，構築出一方可供贍養生息的天地，好讓自己能立身於禮教失衡、斯文淪喪的殖民世界。因此，本文以〈新店賦〉與〈日月潭賦〉為觀察核心，細部地從字裡行間去理解魏清德如何承襲莊子思想的曠達生命韻致，從而捕捉其身在帝國殖民統治下的隱微處世情志，並且進一步與發表於別集、報刊中之作品相比較，試圖了解魏清德在不同文體、載體之間，所呈現的情感是否一致，是否真是文如其人，或是另有不同的書寫意圖，並希望藉由考察其詩賦論述等作品，推演出魏清德身處殖民者權力科層中之應世態度。

二、〈新店賦〉與〈前赤壁賦〉的寫作動機和謀篇佈局

（一）〈新店賦〉與〈前赤壁賦〉的寫作動機

魏清德〈新店賦〉當時發表在大正十一年（1922）九月九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上。這篇賦作，其特殊之處在魏清德的發表時間，恰好與蘇軾〈前赤壁賦〉[8]寫作時間前後相隔八百四十一年。潤庵在賦中即點明其寫作動機，參見該賦第二段：

> 歲在壬戌，孟秋既望，江流有聲，野渡新漲。顧瞻徘徊，遼廓昭曠。魏子潤庵與客，冒雨游於潭水之上，蓋欲修東坡赤壁之故事也。維時去元豐壬戌，八百

---

6 同前註，頁 198。

7 本文所據之〈新店賦〉文本，是以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2 年（大正十一年）9 月 9 日之原文為主，並參酌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的重新排印、標點之版本為輔，來進行內容的探討，下文亦同。參見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籌備處，2006 年），頁 426-429。

8 本文所據之〈前赤壁賦〉文本，以王水照選註《蘇軾選集》為主。參見王水照選註：《蘇軾選集》（臺北：萬卷樓，1991 年），頁 382-383。

四十有一年。感晴雨之無常，念人事之變遷。載傾佳釀，爰啟華筵。[9]

二十世紀初的新店溪畔，魏清德與友人於雨中同遊碧潭，水煙漫漫中，想起過往的赤壁故事，遂有感於自然之晴雨無常、人世之遷變流離，開啟了一場同於八百四十一年前的水上對話。

回頭看看八百餘年前的蘇東坡，也正面臨人生最困頓的幽谷，其因烏臺詩案幾至於死，歷經波折之後被貶謫至黃州，在身、心、靈各方面都飽受折磨。而在元豐五年（1082）的秋夜，與友人趁著月圓之際，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明月、天地流水，只見長江赤壁景物依舊，然三國風流人物安在，遂讓東坡參透人世間的「變」與「不變」，理解萬事之盛衰起落乃造化運作之理，莊學義理精華於是鎔鑄在那著名的〈前赤壁賦〉之中，諸如「自其變者而觀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於我皆無盡也。」等文字，不僅化用《莊子・德充符》：「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的句法，[10]其思想意趣則是站在形上的高度，思忖著本體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也與莊子道學的觀點如出一轍。

事實上，蘇軾對於莊子學說頗為喜好，其曾言：「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11]而學者多半亦認為東坡之文學創作與莊子的思想體系有著淵源上的連結，如邵博在其《邵氏聞見後錄》中提到：「東坡早得文章之法於《莊子》，故其詩文多用其語。」[12]羅大經的《鶴林玉露》云：「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為意所到，俊辨痛快，無複滯礙。」[13]清代的姚鼐、劉熙載也表示類似的看法，如前者在《古文辭類纂》中提及：「東坡策論，其筆識多取於《莊子》外篇。」[14]；後者的《藝概・文概》則言：「東坡則出於《莊》者十之八九。」[15]不僅於此，後出的學者也認為東坡在人格思想上承襲著莊子，在精神層次上相互契合。[16]如唐玲玲、周偉民在《蘇軾思想研究》中直言：

---

[9] 魏清德：〈新店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2 年（大正十一年）9 月 9 日。
[10] 黃錦鋐譯註：《新譯莊子讀本・德充符》（臺北：三民書局，1999 年），頁 65。
[11]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後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421。
[12] 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蘇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頁 259。
[13] 同前註，頁 710。
[14] 同前註，頁 1333。
[15] 同前註，頁 1529。
[16] 如吳琪霞：『蘇軾詞中有個突出的現象就是莊子思想的體現，可見蘇軾對莊子的思想是有很深感悟和很多運用的。』，參見吳琪霞：《蘇軾詞中的莊子思想》，《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報》，第 20 卷第 1 期（2005 年 11 月），頁 132。
冷成金則認為蘇軾與莊子不僅在人格思想上相契合，更延伸到文學創作思想的領域，言莊子影響蘇軾人格與文格的統一。參見冷成金：《蘇軾的哲學觀與文藝觀》（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頁 209。

> 蘇軾的藝術個性已流貫莊子血液，莊子的藝術精神成為蘇軾藝術創作過程中的主導因素，莊子的藝術氣質注入胸次，發諸筆端，成諸格調。[17]

又如，姜聲調《蘇軾的莊子學》也說到：

> 蘇軾能把《莊子》學術思想轉化為文學，並融入於文藝作品之中，自成一格，推出新義。[18]

揆諸上開之說法，概可知悉東坡之處世態度與文藝創作之淵源脈絡，當出自莊學思想，此點當無疑義。

（二）〈新店賦〉與〈前赤壁賦〉的謀篇佈局

關於〈新店賦〉與〈前赤壁賦〉的謀篇佈局和敘述層次，首先，在外觀形式上，二篇皆分為五段，〈新店賦〉末段的文句更顯露仿作痕跡，移逯以觀：「客喜而笑，引魚更歡。雲情雨意，夜氣漫漫。乃相與再約乎十月之望，攜酒與魚，重游於新店之溪端。」[19]其語氣脈絡和造句形式，幾與蘇軾之「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20]相似，職是之故，可見魏賦的謀篇佈局顯然刻意模仿〈前赤壁賦〉，這點當無疑義。

其次，在寫作程式上，二賦則有顯著之落差，蘇賦首段闡明寫作時間、地點、遊賞方式，並寫出與客同遊赤壁之暢快；魏賦則先描寫新店之景致，說明其山岩樹淵、朝夕雲雨、曉日夕曛之景色變換，可惜居然「酈元《水經》之所不注，亦霞客《遊記》之所未聞。」[21]碧潭具有這麼豐富多樣的景觀，是一方風光景致不亞於長江赤壁的絕美場域，只是過往並未被人所發掘，才隱沒無名，不見經傳。

次段蘇賦承上啟下，言飲酒樂甚，客與主歌蕭相和，帶出對人世變遷的感悟，為下一段的主客對話進行鋪墊；而魏賦的第二段才正式點明寫作動機與時間，文中指稱「蓋欲修東坡赤壁之故事也」，[22]更落實了這篇作品與〈前赤壁賦〉的仿作關連。

第三段，蘇賦以主客對話，說明過去三國對壘之時，曹操為一方之霸，雖成就不凡，而今安在哉？人生滄海飄渺之感不禁油然而生；魏賦在此段則藉客人代言，不僅列舉三國人物以及相關的歷史發展，更向下延伸至宋代東坡之赤壁夜遊故事。有別於

---

[17] 唐玲玲、周偉民：《蘇軾思想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年），頁 411。
[18] 姜聲調：《蘇軾的莊子學》（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頁 224。
[19] 魏清德：〈新店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2 年（大正十一年）9 月 9 日。
[20] 王水照選註：《蘇軾選集》，頁 383。
[21] 魏清德：〈新店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2 年（大正十一年）9 月 9 日。
[22] 同前註。

蘇賦單純聚焦於孟德，魏賦則以周瑜、東坡二人為欽羨對象，指稱自己才學不及周瑜、蘇軾，今新店一日清遊而得此賦，如何能與其相提並論，頗有自貶之感。

蘇軾在第四段則借江水、明月等自然物來比喻世事常、變之理，指出人生實無虛渺，應將觀念改變，而這也是〈前赤壁賦〉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以莊子著重於凡事相反相成的宇宙觀，呈現人世間「變」即是「常」的辯證觀念，最終傳達活在當下的心境與自在；潤庵亦在此段反駁客人的言說，認為自己雖然尚有經世濟民之心願，然此時已處於異族統治的非常時期，此生雖然志已難伸，則應當欽慕先賢事蹟，作為立身處世的理想模範。職是，撰作此賦並非夜郎自大，而是傳達自身樂天知命，韜光養晦的心態。末段則如上述，二賦皆以「客喜而笑」作結。關於〈新店賦〉與〈前赤壁賦〉的文章構篇與段落內容，續以表格作交互對比之呈現：

附表：〈新店賦〉與〈前赤壁賦〉構篇與段落大意對照表

	〈前赤壁賦〉	段落大意	〈新店賦〉	段落大意
第一段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闡明寫作時間、地點、遊賞方式，並寫出與客同遊赤壁之暢快。	原夫新店為水，源實出乎東山，流則會於西海。稟鯤瀛之靈秀，獨含潤而發彩。……斯固酈元《水經》之所不註，亦霞客《遊記》之所未聞。	描寫新店之景致，說明其山岩樹淵、朝夕雲雨、曉日夕曛之景色變換。
第二段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客與主飲酒樂甚，歌蕭相和。	歲在壬戌，孟秋既望，……蓋欲修東坡赤壁之故事也。維時去元豐壬戌，八百四十有一年。感晴雨之無常，念人事之變遷。載傾佳釀，爰啟華筵。	點明寫作動機與時間。
第三段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以主客對話，呈現人生滄海飄渺之感，帶出對人世變遷的感悟。	客有騁雄辯者，撫今懷古，酒酣而言曰：「昔在魏武，虎視鴟張。……降至有宋，誕生東坡。扁舟赤壁，良夜嘯歌。作為遊賦，才瞻文多。……曾日月之幾何，亦同歸呼塵土。況吾與子，以樗櫟之庸才，際紅羊之劫後。武徒羨周郎之偉勳，而文不及蘇子之賦乎。詎得曰以新店一夕之清遊，妄後先而比偶。……生無表見，而沒又安能不朽者哉？」	藉客人代言，先列舉三國人物以及相關的歷史發展，後述東坡之赤壁夜遊故事。 並以周瑜、東坡二人為欽羨對象，頗有自貶之感。

	〈前赤壁賦〉	段落大意	〈新店賦〉	段落大意
第四段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借江水、明月等自然物來比喻世事常、變之理，指出人生實無虛渺，傳達活在當下的心境與自在。	魏子潤庵，危坐正襟曰：「諒哉客言。自古有命，於今亦然。我生不才，有命在天。……。於是遯跡韜光，槃阿容與。……斯固大丈夫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而知命樂天者，則惟吾與汝。且夫人生天地間，往往歎古人之不作，想其事而讀遺書。……豈不以其人之可慕，將頑興懦立　，聞風而起余者乎？……則誠非吾人之本意也。」	反駁客人的言說，認為自己雖然尚有經世濟民之心願，然此時已處於異族統治的非常時期，此生雖然志己難伸，傳達樂天知命，韜光養晦的心態。
第五段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餚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以「客喜而笑」作結。	客喜而笑，引魚更歡。雲情雨意，夜氣漫漫。乃相與再約乎十月之望，携酒與魚，重遊於新店之溪端。	以「客喜而笑」作結。

三、〈新店賦〉的寫作策略：仿東坡〈前赤壁賦〉而上承莊子曠達思想

蘇軾〈前赤壁賦〉結構完整，敘述敷暢，對於歷史的興衰起落，表達曠達不偏執的人生觀，並以散文的方式寫作賦體，千古之佳作，實不誣也。而距離東坡八百四十有一年的魏潤庵，有意在此時書寫這樣相似的作品，必須思考如何才能別出心裁，免於落得狗尾續貂之弊。由是，除了篇幅大於〈前赤壁賦〉外，運用駢體來經營文句，展示其雄厚才學，並在賦中相當程度地傳遞：夾處現代與傳統、異族與我族、出仕與隱遁之間的傳統文人，內心進退兩難的掙扎。實是此篇賦作的核心所在，而這也是其寫作策略。

〈新店賦〉的主題放在第三、四兩段，從客人言論的反面立說，指出曩時歷史長河裡的菁英人物，如魏武、周瑜、蘇子諸君，即便他們有著多少冠絕千古的武功文事，隨著時間推進，一切的豐功偉業總會在歷史長河中沉澱，終究不過歸於塵土，況且以我們吾輩之平庸，復值此「紅羊之劫」[23]的亂世夾縫，只憑一時的攬目之景，即想妄加比擬前賢，豈不太過抬舉自己。聽完客人之言，潤庵再以正面展開論述，帶出對人生的態度，以「自古有命，於今亦然。我生不才，有命在天。」[24]定調，認為自己雖有出

[23] 魏清德：〈新店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2 年（大正十一年）9 月 9 日。
[24] 同前註。

世積極之心，但恐難達成，其云：

> 顧登壇而為將，統百萬之雄兵。懼父書之徒讀，蹈趙括以無成。願立朝而為相，佐陰陽之燮理。懼美錦之學製，或貽譏乎青史。願致富而為商，腰十萬以纏緡。懼貨殖之不中，類東施之效顰。願著作而等身，龔立言於永久。懼此間之措大，或遂取而覆瓿。[25]

於是「遯跡韜光，盤阿容與」[26]成為這段非常時期保全天真的法則。「考所願之未達，徒契契以縈懷。仰先哲之芳躅，實無緣而攀階。」[27]懷著欽慕先哲，樂天知命的心，更能在殖民體制裡得到安慰。職是，潤庵自言寫作該賦，並不在於與東坡賦作相媲美，是在於聞風而起興，效法古人在遭逢不得志之際，他們所採取的應世之道。賦中魏清德的人生態度是保守、避世的，胸中雖懷有用世之心，然畏懼殖民勢力而不敢出頭，彷佛不涉世俗的前朝遺民，只得力有未逮的旁觀世界，委身在對先哲事蹟的想像中，若由此端看來，這篇〈新店賦〉的寫作似乎可以理解成魏潤庵面對殖民社會的處世態度。

但真實的他是否就是這樣呢？考察魏清德之生平梗概，日治時期幾在權力中心的臺北活躍，掌握媒體又出任公職，實在很難與所言之「遯跡韜光」聯想在一起。縱使他在文中極言自己沒有與蘇軾相比的意圖，然而從幾個線索來看，其與東坡一較才學的心態實為顯著。首先，選擇有「小赤壁」稱號的新店碧潭作為書寫的對象，借其風光景致來寄託自己的避世之心，並且特意選在東坡〈前赤壁賦〉作出後八百餘年的同一歲次——壬戌，又同以「賦」體為之，此即刻意斧鑿之處。

其次，魏清德甚愛蘇東坡之作品，就如同蘇軾對莊子的喜好，其〈臨發〉詩句言及：「舟中幾日應無事，十卷蘇詩準備看。」[28]可知閒暇出遊之時，行囊中所備著的是東坡的作品集。並且，時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的久保天隨評論潤庵的詩風，其認為「通脫高婉，言近旨遠，筆筆靈活，其疏宕處，與坡谷氣脈相通。」[29]職是，我們可據此推想其作品風格，以及與東坡較勁的意味，而當時有「小赤壁」之稱的新店碧潭，正好可以與蘇軾相連結，於是選在「壬戌」這個時間點書寫此篇，不無特殊的考慮。

因此，種種跡象俱顯示，魏清德的這篇作品，其不僅在文章才學上有意識地頡頏東坡，同時在精神層面上也接受了蘇軾對莊子道學之圓熟的生命姿態。誠如文中所謂

---

[25] 魏清德：〈新店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2 年（大正十一年）9 月 9 日。
[26] 同前註。
[27] 同前註。
[28] 魏清德：〈臨發〉，《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大正二年）4 月 25 日。
[29] 久保天隨：〈次天隨先生移居〉四首，《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昭和四年）10 月 19 日。

「感晴雨之無常，念人事之變遷」、「斯固大丈夫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而知命樂天者，則惟吾與汝」，[30]大抵傳達出作為一個富有深厚漢學文化素養的傳統文人，在異族社會中需要顧忌且處處受到掣肘的心理壓力，只得順應天意的變化，固守本分、安於處境且悠然自得，這點不僅頗似於東坡所體悟到萬化流轉之「變」與「不變」，同時也是莊子道學韻致中超越精神的現代實踐。

四、離塵避世、縱身山水：〈日月潭賦〉所呈現之仙境圖像

（一）〈日月潭賦〉內容大要

魏清德繼〈新店賦》在報端發表之後，幾乎是在相隔在一年後同一時期的初秋時節：大正十二年（1923 年）九月二十八日，同樣地在《臺灣日日新報》的第五版刊出其所撰寫之〈日月潭賦〉[31]（參見附錄二）。該篇賦作全文八百三十字，共分為六段。作者彷佛化身為日月潭仙境的導覽員，引領讀者進入絕彼塵障的奇幻仙界。在這篇作品裡面，作者對於莊子道學境界的掌握，不僅甚於〈新店賦〉，在語言文字的應用層面，更是吸收、使用了《莊子》篇章中之典故，全篇當中隨處可見。因此，可謂作者在本篇賦作對於莊子思想精義不僅理解透徹，而且亦有效法其生命韻致之想。

其文章的結構脈絡一如傳統的賦篇，首先，在第一段，魏清德即藉由主客的對話來展開論述，言說自己讀書鬱悶不樂，心生探尋隱士居處之念頭，客人遂告知何不往日月潭一游，方可順應心事，排解憂愁。第二段，客人續言日月潭之風景意蘊，說明「義取兩明，虛涵萬象，淵然而清，廓然而曠，乘尻朝發乎二水之端，息杖夕偃於碧山之上，人能超乎雲門，絕彼塵障，玄之又玄。」[32]先以潭名的「日」、「月」為線索，勾連出潭面水氣彌漫，涵攝萬象，頗有孫綽〈游天臺山賦〉：「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于自然。」[33]之韻味，復以水清潭闊，且位於群山圍繞的地理環境，徜徉在山水自然之間，當可隨心所欲的讓神思遠馳並遨遊太虛，進而到達與萬物冥合的至高境界。

聽聞日月潭有如此絕景，潤庵「遂往遊焉」，[34]開展出自第三段伊始一連串的詳細描寫，其結構大抵按照往遊的時間順序進行，鋪陳出具有層次的日月潭仙域形象。在第三段中，作者聚焦傍晚時分的日月潭，在日與夜的交會時刻，放眼周邊的環境，「水

[30] 魏清德：〈新店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2 年（大正十一年）9 月 9 日。
[31] 魏清德：〈日月潭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3 年（大正十二年）9 月 28 日。
[32] 同前註。
[33] 蕭統選編，李善註：《文選．孫綽．游天臺山賦》（臺北：五南圖書出版，1991 年 10 月），頁 274。
[34] 魏清德：〈日月潭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3 年（大正十二年）9 月 28 日。

社新秋，山中落日，林鳥呼羣，穀風入室」，[35]如此優美的景致，讓「仙草得氣以叢生，異果無名而齊實」，[36]而後則將視角定著於周邊山頭、水道、禽鳥、樹木等各別對象上，將日月潭作一大範圍的概括與收攝，也使讀者能快速地掌握日月潭的整體空間環境，並且在如此山林水澤的自然流轉當中，更呈現出萬物自生的道家意蘊。

順此脈絡，潤庵夜晚宿於「碧山之別館」、「涵碧之幽宮」，享用潭魚、野味、山菜、濁酒等餐食，之後文意在第五段則往抽象層次推展，其云「吾將托夢乎冥蒙」[37]，忽而「潭水無波，仙樂忽作」，[38]在一片迷茫飄渺的煙雲當中，傳說中仙人座騎之赤色鯉魚，以及青色祥龍前後驅躍而至，暫待煙塵、雲霧散去，虛幻迷離的仙境於是在其眼前出現，一座「玲瓏之樓閣」[39]拔地而起，仙妃輕柔而緩慢地舞動身姿，一旁仕女們配合著其舞步前後開合，體態輕巧美好，舞姿曼妙且相應契合。潤庵觀看入微，不僅細緻描摹了這群來自天宮仙女的神態與樣貌：「雲鬟掠、霞臉暈、星眸灼、佩珠璣、戴纓絡，腰穠纖而得衷，神閒雅而婥妁。」[40]更藉「鄭交甫於漢皋臺下遇見神女」[41]與「洛神」之典故，傳達對她們一見傾心，充滿鍾愛之想。無奈天亮在即，迷離的夢幻仙境即將消失不存，眼見「岩扉」與「石室」扃閉，於是潤庵體認到「百幻」就在隨時的心念當中，而「至道」則於自然萬象的運行當中得到彰顯，遂而發出了對於人生的感悟——「羌澹泊而無欲，等富貴於浮萍」，[42]而這也是本篇賦作最重要的核心概念，表達自己對於名利、富貴等價值觀的無欲無求。

末段，作者以為一場仙境往遊之事，讓他體悟人生的短暫，世事於此又有何可以企求。眼前之日月潭不僅可濾滌身心，化除塵詬凡俗，其山光水色、豐富的自然景觀更是值得細細品味，引出以覘：

> 是潭之美，乃竟如是。滌眾生之煩苛，去塵世之渣滓，開無二之法如，悟太上之玄旨。共日月以爭光，同穀神而不死。況乎珠山倒影，石印標奇，化蕃賡搗石之曲，羽客動御風之思。是處蝦會，深淺臨長鬚之國。誰家漁火，蒼茫倚曲口之湄。爾乃菱花開八面之寶鑑，水上明粧。荷葉疊萬選之青錢，眼前阿睹。[43]

[35] 魏清德：〈日月潭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3 年（大正十二年）9 月 28 日。
[36] 同前註。
[37] 同前註。
[38] 同前註。
[39] 同前註。
[40] 同前註。
[41] 參見蕭統選編，李善註：《文選・張衡・南都賦》，頁 86。
[42] 魏清德：〈日月潭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3 年（大正十二年）9 月 28 日。
[43] 同前註。

此外，當地原住民邵族的特殊人文習俗，不止上文所引的「搗石之曲」，更有「茄苳孕蠻婦之胚胎，山鬼笑縣丞之斤斧」[44]的神話傳說，把日月潭水沙漣地區的邵族生息發展過程，以及後來與漢人入墾勢力的此消彼長，濃縮在這兩句話當中。是故，作者認為日月潭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致，是史冊所未載的原始初樸，並言「談瀛者」應當親履一探，方可體會人間仙境的美好。最後，直言「來去無心，潭水留人，殷勤作主，此日學孫登清嘯，逸響長存。他時記汪倫踏歌，豪情再賈。」[45]藉由孫登清嘯、汪倫二人之事蹟，表達其對山林隱遁的欽羨之情，為此次的日月潭清遊劃下句點。

綜觀這篇作品，其文章風格祖述傳統的遊仙思想，藉由仙境來寄託對於山林自然的嚮往，而從中細繹潤庵的內心情志，則隱隱然見諸其對於隱士生活的欣慕與企求。其文字敷暢、句子對仗工整，文意明晰、結構完整，並化用了《莊子》的文句與概念，可以說是直接承襲莊子道學之精要，下面將續論之。

（二）〈日月潭賦〉吸收莊子之概念而靈活運用

老子開啟宇宙之形上論述，將人放諸於天地萬物之「道」的運作流行之中，視人為宇宙之一物，生命所以自生、所以自滅，乃自然而然之事。莊子承繼並拓展其說，認為萬物既然源自「道」，則其在本質上當為齊一，於是可以相互轉化形體。並且，強化「人」在生命境界上的超越，認為只要透過修養、鍛煉，人之精神即可從「有待」而臻於「無待」，從而達到生命的逍遙，與天地精神往來無礙。

而後，老莊道家的學說，又與屈原的〈離騷〉、〈遠遊〉諸篇合流，經過了漢代黃老之術的轉化，到了魏晉六朝時期，文人喜談玄言，於是衍生出了以「遊仙論述」為主的文學作品。[46]而後世學者則依其旨趣，將游仙文學可區分為：漫遊仙境，歌頌仙

---

[44] 按，「茄苳孕蠻婦之胚胎」，大抵為在千百年前的日月潭拉魯島上有一棵茂盛翁鬱的茄苳樹，邵族祖先們在樹下祝願：祈子孫世代長居，祝願部落如茄苳樹之嫩葉，年年更新萌芽，每生一葉代表族中又增添壯丁，此後果然邵族在此地繁衍生息。至於「山鬼笑縣丞之斤斧」，則說後來因漢人覬覦日月潭附近沃腴的土地，與邵族展開衝突。相傳邵族人在茄苳樹王的庇佑之下，漢人無法得逞。而後漢人得知其因有茄苳樹的護持，遂派人暗中以斤斧砍伐，但縱使如此，樹仍然完好如初。後來漢人得高人指點，若要弄死茄苳樹唯有「撩牙精」，也就是鋸子，於是派人成功鋸倒了該樹，又唯恐迅速復原，並再用長銅釘釘往樹根，潑灑黑狗血，復以銅蓋子蓋住殘留樹幹，至此樹王被徹底毀壞，邵族勢力始衰頹，漢人得以進入水沙漣地區開墾。參考陳莉環《邵族口傳文學研究》：「第三章：邵族的口傳故事，第四節：族群來歷傳說，三、茄苳樹的傳說」之部分。陳莉環：《邵族口傳文學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53-63。

[45] 魏清德：〈日月潭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3 年（大正十二年）9 月 28 日。

[46] 朱雅琪〈六朝遊仙詩之時空美學研究〉：「六朝可說是遊仙意識高漲之際，原先在漢代道教加持下以神仙事蹟為內涵、主要講究延年益壽的神仙論述，於人文自覺脈絡的影響下，被轉化為以人為主體的『遊仙』意識。」參見朱雅琪：〈六朝遊仙詩之時空美學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 16 期（2008

人之樂；成仙可解脫生之苦悶；成仙之道，采藥服食；成仙無望等四大類。[47]據此分類，魏氏〈日月潭賦〉可為第一類「漫遊仙境，歌頌仙人之樂」之典型作品。透過上節的說明大抵可知，魏清德發揮想像力，力求呈現日月潭的「仙境」樣貌，包含：對仙境之美的讚歎，對於仙人樣貌的企慕與想望，以及對於山水丘豁、異民族的神話傳說、奇珍異名之動植物等的描述。

然而，即便游仙文學的源頭脈絡多重，潤庵在字裡行間，仍舊可以看到許多化用老子《道德經》與《莊子》的文句，如「絕彼塵障，玄之又玄」，[48]其來源為老子《道德經》：「玄之又玄，眾妙之門」。[49]又如「無何有廣漠之流」，[50]化用了《莊子・逍遙遊》：「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51]的文字；「與道俱忘」[52]則仿外篇〈天地〉的「壽夭俱忘」。[53]另外，「則真宰庶幾之可搜」[54]之「真宰」，則語出《莊子・齊物論》中：「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55]再者，「悟至道於隱形」[56]的「至道」，則更是《莊子》書中的重要詞彙，諸如〈在宥〉、〈知北遊〉等篇章，均大量出現，從而不管是「真宰」抑或「至道」，乃指天地宇宙間運作的道體，也是莊學最重要的核心概念，由此大抵可以察知，潤庵對於老子、莊子之學說義理的理解和接受，進而能夠活用《莊子》中的哲理概念與詞句，將其不露痕跡地融入自己的作品當中。

此外，魏清德在〈日月潭賦〉之外，亦作有〈日月潭賦〉組詩，凡八首，體制為五言律詩，其內容可視作賦作的補充與延伸。試舉的其中幾首以覘：

夜來碧山館，恍惚見仙靈。聞我羽衣曲，乘我五霞輧。
遺我山中芝，贈我松下苓。授我以丹訣，許我以修齡。
再拜謝不敏，我有衛生經。願言崇懋德，君子重懷刑。
守身避世網，是用全吾形。仙人笑倔強，推我夢中醒。（之二）

年 4 月），頁 28。
[47] 唐亦璋：〈神仙思想與游仙詩研究〉，《淡江學報》第 4 期（1976 年 12 月），頁 143。
[48] 魏清德：〈日月潭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3 年（大正十二年）9 月 28 日。
[49] 余培林譯註：《新譯老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73 年 10 月），頁 1。
[50] 魏清德：〈日月潭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3 年（大正十二年）9 月 28 日。
[51] 黃錦鋐譯註：《新譯莊子讀本》，頁 7。
[52] 魏清德：〈日月潭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3 年（大正十二年）9 月 28 日。
[53] 黃錦鋐譯註：《新譯莊子讀本》，頁 150。
[54] 魏清德：〈日月潭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3 年（大正十二年）9 月 28 日。
[55] 黃錦鋐譯註：《新譯莊子讀本》，頁 16。
[56] 魏清德：〈日月潭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3 年（大正十二年）9 月 28 日。

夢回還起坐，半夜推窗扉。蕭條孤月影，照徹潭心微。
似聞姑射子，來訪潭中妃。至今潭上山，一一展雲旂。
玉容雖不見，瑤瑟尚餘徽。番人何為者，獨采山之薇。
豈其厭濁飽，長此甘清飢。嗟我人間世，回頭多是非。（之三）[57]

在這些詩中，可以很清楚看到魏清德顯露出避世的渴望，前兩首詩藉與「山中神靈」對話，表達放棄修道成仙，希望自己懷抱著君子典型，在多是非的人間守身避世。詩句的意境和文字亦多是擷取自《莊子》，舉凡「萬籟」[58]、「衛生經」[59]、「姑射」[60]等詞彙，在其詩中隨處可見，在在顯示潤庵對莊學思想的理解甚深，方得以據此去進一步思索人生，思索自己在殖民社會中該如何應對。

五、縱情山水／立身現實：別集、報刊所展現的不同應世態度

回到這兩篇賦作的寫作開端：大正十一年（1922），這一年距離魏清德進入《臺灣日日新報》已有十餘年，理應期望自己在報刊事業中有所作為，怎麼會如賦中所言般的退縮？回顧其初到職時的詩作，自言記者乃「白圭玷可磨，言玷永千秋。虛心慎所發，庶幾無悔尤。」[61]顯現對這份工作的慎重。因此，賦中傳遞的處世態度，對照其向當權者傾斜的行為，實難全數採信。且刊登於報端，以其一個負責文化發聲權的媒體人來說，是否有來自統治者的壓力，或是藉以向上層示好，希望以文化的力量，呼籲知識份子馴化，放棄抵殖民的意圖，此間相當值得玩味，學者黃美娥的研究，正好落實這樣的推測，其指出：「兼善漢文與日文的傳統文人，頗多成為官方報社記者，……魏清德、林佛國、李逸濤等人出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藉由記者的身分，傳統文人得以利用大眾媒體為發聲場域，傳遞現代性論述，參與臺灣新國民的改造歷程，並灌輸現代知識視野，……。」[62]以上的推測與說明，在在都說明〈新店賦〉，甚至連〈日月潭賦〉的寫作，並不如表面的單純。

經上文之討論分析，我們發現〈新店賦〉與〈日月潭賦〉所闡明的理念，實與魏清德現實的行徑差距甚大，一如元好問所言：「心聲心畫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57] 魏清德：〈日月潭〉（八首），《潤庵吟草》（臺北：自印，1952 年），頁 1。
[58] 出自《莊子・齊物論》，黃錦鋐譯註：《新譯莊子讀本》，頁 15。
[59] 出自《莊子・庚桑楚》，黃錦鋐譯註：《新譯莊子讀本》，頁 312。
[60] 出自《莊子・逍遙遊》，黃錦鋐譯註：《新譯莊子讀本》，頁 5。
[61] 魏清德：〈漫詠〉，《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10 年（明治四十三年）1 月 15 日。
[62]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8 期（2006 年 3 月），頁 97-98。

[63]可知單就兩篇作品，實無法勾勒複雜糾葛的內心情志。考察魏清德的作品論著與其角色扮演，約可分為兩類，一是在別集上的作品，則呈現了類似於〈新店賦〉、〈日月潭賦〉的莊學曠達情志書寫。另一類則是以日本為主體來發聲，應和殖民者國策，傳遞近代新文明觀念為主，此類作品多以發表在報刊上的詩文論著為主。當然這兩者是不可能截然二分的，中間仍然存有灰色模糊地帶，如別集中的山水記遊詩亦有揚頌殖民政績者，而報刊中也有許多描繪山水景致的作品，不過，發表於這兩種載體的作品，大致還是呈現上述的現象。以下分從別集作品與報刊作品去探查魏清德的應世態度。

《滿鮮吟草》、《潤庵吟草》兩部詩集，多是收錄山水記遊的作品，是作者遊覽臺灣島內及中國東北、朝鮮等地重要景點與歷史陳跡的記遊詩作，風格近似於賦作的閉鎖保真，試看組詩〈新店泛舟冒雨下古亭莊飲潯陽亭旗亭〉：

萬木深潭上，山上翠欲流。翻辭臨水釣，同作泛舟遊。
岩溜滴何數，艣聲鳴更幽。有懷明月夜，歌嘯起潛虬。

白雨跳珠急，雷聲亂入船。數鳶低掠水，群鴨遠浮淵。
矮屋林中見，斷虹空際懸。晚涼幽興愜，容與聽潺湲。

浩蕩哀湍瀉，扁舟下急灘。稍嫌衣袖濕，頓覺水天寬。
斜日開新霽，銜杯續舊歡。斯遊君莫笑，吾道幾波瀾。

言登網溪渡，買醉潯陽亭。未泛酒波綠，先看帘影青。
傍牆藤覆架，插竹紙為櫺。恰好昏黃候，茶煙度晚馨。

理亂乾坤後，浮沉得失中。攻書成老大，汎愛及西東。
瘦石空庭月，新蟬幾樹風。安閒遂消遣，相對醉顏紅。[64]

這五首詩作中，作者流連新店碧潭，或臨江水釣、或泛舟夜行，種種自然的景物，如突如其來的「白雨」、「雷聲」，近處的「鳶」與「鴨」，遠處的「矮屋」和「斷虹」，都是詩人愜意的「幽興」，湍急的水流濕了衣裳，也不以為意，直覺水天同寬，一幅拋開世俗的浮沈得失，安樂清閒的山水圖，就在眼前呈現。詩句中找不到積極用世的企圖心，有的是詩人與天地融合且安於現狀的平和心境。這種「不聞塵事囂，自愛幽

[63] 出自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之六：「心聲心畫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收錄於薛瑞兆、郭明志編纂：《全金詩》第四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71。

[64] 魏清德：〈新店泛舟冒雨下古亭莊飲潯陽亭旗亭〉詩，《潤庵吟草》，頁 6。

居獨」、[65]「平生棲隱意，就爾峽雲謀」[66]的閒情逸致，在別集中隨處可見。但在這不與世爭的悠遊山水心態之下，作者還是有一些作品些微地流洩出對現實的感懷，如在〈北投秋日〉中，魏清德被溫泉鄉的山林秋色所感，直言自己「賣文未遂生平志」，[67]認為雖身為報刊文人，但不能達成經濟天下的傳統文人價值，即便掌握文化發言權，也並非自己原先的理想志向，這似乎是浸淫儒家傳統的共同趨向，在面臨異族統治時都會對自己產生一種否定與期待，否定的是自己不能在當下為家國盡力，因此登高遠望，自覺無限感慨，認為「匹夫自古有煩憂」，[68]同時也畏懼嚴如星霜的殖民勢力會對家人有所威脅，如〈口占似三弟澄川〉中，魏清德苦口婆心的敦促弟弟「暇日父書宜勉讀，客來切莫詢時事，浮雲世態不須爭，泥醉堪憐阮步兵。」[69]這樣對時局灰心、甚至噤聲的態度，讓他產生對新英雄的期待，如〈熱蘭遮城遺趾〉詩：

> 君不見紅毛荷人天驕子，東印度傳殖民史。狼貪海外恣跳梁，掠地開疆千萬里。痴心更築熱蘭遮，赤崁營砦相脣齒。艨艟鷁首鬧如梭，紈素鹿皮紛互市。墾荒賸社蕃牛羊，芟竹誅茅創閭里。甲螺懷一竟無成，機事不密戮之矣。從知計狡制機先，自信塹堅良足恃。豈期鹿耳潮復高，九月受圍徒誓死。延平天矯人中龍，大破援軍走晉鄙。紅旗先掛白旗出，壯絕受降振師旅。平生聞此快軒眉，今日荒城尋緣起。淒涼稜堡沒鹹煙，蹭蹬石階生棘枳。數行老樹轉蕭條，蟬鳴雀噪相戾止。即看廨舍寂無人，沙隄脚插滄溟水。白鬚野叟背斜陽，向余抵掌談遺趾。為言天道例循環，心傷叔季頹綱紀。[70]

該詩先簡述荷蘭人在臺殖民的情況，如進行經濟的掠奪、建築熱蘭遮城等，復言鄭成功經歷受困九月的艱困戰役，最終將臺灣收復，其後將視角拉回現代，只見荒涼蕭條的歷史現場，而今只有蟬聲雀噪。作者藉由白鬚野叟之口娓娓道出「為言天道例循環，心傷叔季頹綱紀」，面對這樣的歷史遺址時，魏清德也會期待在這綱紀頹圮的亂世，能夠出現像鄭成功一樣的英雄，來結束異族的統治。從而可以知悉，別集當中的魏清德，其面目大抵如其他跨越清末到日治的遺民，對於殖民世界是採取保留、消極的應對，一如〈新店賦〉、〈日月潭賦〉所闡釋的處世態度。然而，其在報刊上的態度則展現出積極入世的一面，極度向殖民政府的立場靠攏，並善於利用媒體的園地，發表

[65] 魏清德：〈獅岩洞〉詩，《潤庵吟草》，頁 8。
[66] 魏清德：〈溪畔〉詩，《潤庵吟草》，頁 4。
[67] 魏清德：〈北投秋日〉詩，《潤庵吟草》，頁 9。
[68] 魏清德：〈登蘇澳山以望蘇澳〉詩，《潤庵吟草》，頁 11。
[69] 魏清德：〈口占似三弟澄川〉詩，《潤庵吟草》，頁 11。
[70] 魏清德：〈熱蘭遮城遺趾〉詩，《潤庵吟草》，頁 3。

一系列傾向殖民者的言論，下文續論之。

日本官方為宣揚東方第一近代化國家，且有效統治臺灣民眾，需要形塑一套新國民的論述，才能抵銷抗拒日本統治的遺民心態，進而改造整體社會風俗、文化結構。遂提出了一連串包括斷髮、解纏足、禁鴉片、絕賭博等移風易俗的措施。而在漢人最為堅守的文化場域上，魏清德則有一篇論述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該文呼應了殖民者改造臺人國民性的目標。引出以見：

> 國民性之消長，詩亦與之消長。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漢詩數千年作者不少，可惜無國民性表見之詩。此後所宜改良者，為排去陳腐，應時事之要求，詩之本領，不獨為精神界之慰安，將以高尚國民之品性，改造國民之精神，不然則作詩不如耕田……。[71]

文中表示，國民性與漢詩息息相關，認為以往的文壇皆無提振國民性的創作，因此，在社會需要文化力量支撐國民改造的當下，傳統的漢詩必須加以改革，從而才能夠激勵人心，塑造高尚國民的精神。一句「作詩不如耕田」言詞辛辣，反映出其對人文價值的看法在於是否能夠為當局所用的利益著眼，此端足見其觀念的偏頗。

再者，接續國民性的改造，日本處心積慮的以漢文化作為解消殖民地抗爭的手段，希望以原有之東洋文化接枝在中國文化上，因此，領臺後不僅未對漢文化採取緊縮措施，反而大量派遣具有漢文化背景的官員、文士來臺，營造文化相通的假象，並對傳統文士授予紳章、或舉辦饗老慶典，予以籠絡收買，消弭抗爭於無形，此一文化改造，魏清德很清楚的表達他的看法，其〈東遊紀略〉之六指出：

> ……間嘗論漢學為學，非能使國土日削，民族委頓不振，中國負漢學，非漢學負中國也。所以者何？中國之人，咎在於不習漢學，及誤用漢學，舉環而國於地球上之國民，其不就學率之多，孰如中國？漢學重在格物，孔子為聖之時，孔子之教明德新民，何嘗教人守舊？何嘗教為政者，以八比時文愚民取士？……日本國反是，歷代為政者依儒教之精神，以鼓舞士氣，又無八比取士，所學非所用之弊，明德新民以採取科學長處，所志在於止於至善，治國平天下，不僅以風雲月露，吟風嘲月為能事也。[72]

---

[71] 魏清德：〈大正協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15 年（大正四年）7 月 8 日。
[72] 魏清德：〈東遊紀略〉之六，《臺灣日日新報》第 12637 號，1935 年（昭和十年）6 月 6 日。

文中批評中國教育程度低落，不習漢學，且把儒學精義錯讀，強調後人將其用在守舊、愚民之層面。反觀日本，其文化的精神非只在吟風弄月，而是能融會傳統儒教於近代科學知識之中。字裡行間，對於中日漢學運用之高下立判。此間可以清楚知悉魏清德是以日本作為東洋漢文化的代表，認為臺灣在其統治之下，自然也應接受殖民地的文化論述。

而這樣抑中揚日的態度，在其旅遊中國福建的〈旅閩雜感〉中，亦能清楚看見。首先，他認為中國因為專制的緣故，「故其人民，亦奄奄然毫無生氣」，[73]並且缺乏豪邁進取的恢弘氣度，使得「文教詩歌，教坊劇界」，[74]到處瀰漫「楊枝柳枝曉風殘月」[75]的消沈景象，而人民的思想則是「其生也醉，其死也夢」[76]的委靡不振。第二，對比臺灣的衛生與現代，魏清德對該髒亂與落後最為不滿，他說：「一為世上之惡臭，二為飼狗之橫行，三為肩輿之轎闡，四為喝熱酒。炎陽薰蒸之日，上下水及豚畜鹽魚大小便惡臭，化為萬種安母尼亞，刺戟嗅觸。」[77]對於此文明遠遠落後的閩南地方，魏清德相當自然地拿日治下的臺灣加以對照，這樣的文字，見諸於〈旅閩雜感〉之二十：

> 支那育兒及小兒醫療，既不能如歐西諸國，應用學術以減少死亡率，又重以花柳病流毒，釀成種種不妊原因。祖宗之系統以斬，甚於殺身。……吾人因有感乎臺灣人口政策，自種痘規則實施以來，小兒之死亡率，非常減少。近附有肺病治療院施設，……足以證明臺灣住民之多福也。[78]

文中將中日管理的成果，做出二分比較，說明日本人將臺灣接軌於近代化的衛生工程，不論實施人口政策、或實行衛生教育，乃至於建設醫療設備等等，皆比對岸來得有效率，流露出身為日本國民的驕傲。

其實，不只是中國社會，對於臺灣社會，魏清德也同樣帶著弘揚日本主體意識來觀看，如至板橋、新莊、土城等地遊賞，其注意的焦點則是在於當地基層公學校教育的實行情況，如至土城詢問孩童對於國語（日文）、數學的熟稔程度，均有相當出色的表現，且又高唱〈大國民歌〉，其舉措讓魏氏大感驚喜，認為這是當地新設公學校的具體成果。[79]而到了樹林，他也急於了解該地的教育發展情況，經友人告知，得到了

---

[73] 魏清德：〈旅閩雜感〉之十一，《臺灣日日新報》第 5614 號，1916 年（大正五年）2 月 13 日。
[74] 魏清德：〈旅閩雜感〉之十四，《臺灣日日新報》第 5619 號，1916 年（大正五年）2 月 18 日。
[75] 魏清德：〈旅閩雜感〉之十一，《臺灣日日新報》第 5614 號，1916 年（大正五年）2 月 13 日。
[76] 魏清德：〈旅閩雜感〉之十六，《臺灣日日新報》第 5621 號，1916 年（大正五年）2 月 20 日。
[77] 魏清德：〈旅閩雜感〉之二十一，《臺灣日日新報》第 5628 號，1916 年（大正五年）2 月 27 日。
[78] 魏清德：〈旅閩雜感〉之二十，《臺灣日日新報》第 5626 號，1916 年（大正五年）2 月 25 日。
[79] 魏清德：〈休暇二日間紀行雜組〉之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573 號，1910 年（明治四十三年）

下面這段答案：

> 學校建築，為桃園廳下第一先著手，現在籍生男二百二十八，女十三，計二百四十一名。出席成績，百分比例，得九十四人七分二厘，逐年入學志願者殊多。校舍甚狹，不足收容，此後校舍增築預算金萬三千圓，聞本原家願寄附二千圓云。又同校借鐵道附近敷地二甲餘，供生徒種作，本地區長及教師盡力教育故，父兄向學心亦漸次增長。[80]

此外，除了關心教育之外，對於日人在臺經營擘劃下所新設立的景點或公共建設，魏清德咸留心關注，如到高雄看的是打狗港，至嘉義則必不能錯過阿里山、嘉義公園。凡此種種，皆為魏清德實地觀察的重點，請看其言：

> 觀臺灣有名築港，打狗築港規模之大，費用之多，旗山鼓山對峙之雄，實於全島不可他見，亦日本中屈指一二者。[81]

> 縱觀市中阿里山製材所、嘉義公園、嘉義苗圃、嘉義竹器講習所。……嘉義一名諸羅，古都會也，市面繁榮、物產豐富，官設私設鐵道交點最多。阿里山森林，近將見用於世，前途多望，……製材所規模極大，凡為臺民不可不觀。[82]

臺南乃臺島最早開發的古城，擁有豐富的歷史縱深，遍地古蹟非但不能引起魏清德之興趣，反倒說：「遍歷竹溪、法華、五妃墓、開山神社，……觀古跡若辨蝌蚪文，興趣在人。漫草荒煙，殘碑斷碣，淒涼不堪設想。……題詩滿壁，斑剝穫落，惜余身子甚倦，不能讀也。」[83]相反的，臺南州立教育博物館雖規模不大，但其中「動植物標本中亦有具特色者」，而地方法院乃當地「新築工事，頗為壯麗」。[84]可知，魏清德觀看各地風情的背後，其在意的不是景觀本身，而是殖民權力的展現，其觀看的角度則是以臺北知識菁英的眼界，按照殖民政府建設的腳步，下鄉來一一查核，各地政策推展的現況。

以上，就魏清德發表於報刊的文章論述而言，不難窺知他的應世態度為何，且不論是否因其身份角色的需要，而有如斯的表現，但能確知的是，形諸於報端之上的立

---

3 月 29 日。

[80] 魏清德：〈休暇二日間紀行雜組〉之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574 號，1910 年（明治四十三年）3 月 30 日。

[81] 魏清德：〈南遊小筆〉之三，《臺灣日日新報》第 4858 號，1913 年（大正二年）12 月 18 日。

[82] 魏清德：〈南遊小筆〉之四，《臺灣日日新報》第 4859 號，1913（大正二年）12 月 19 日。

[83] 魏清德：〈南遊小筆〉上，《臺灣日日新報》第 4855 號，1913 年（大正二年）12 月 15 日。

[84] 魏清德：〈南遊小筆〉之二，《臺灣日日新報》第 4856 號，1913 年（大正二年）12 月 16 日。

場實與殖民者相當貼近，而提出若干符合殖民者要求的論述。其次，在旅行異地之時，比較他我二地的不同之處，雖為人之常情，然其最後總是歸功於殖民政府的成功治理經驗，更可從中對魏清德的應世態度加以衡量，如此的面目與〈新店賦〉、〈日月潭賦〉或別集中倡言樂天知命的魏潤庵相去甚遠。再者，別集的作品數量僅 240 首，再加上這兩篇賦作，數量遠遠不及其在報刊上發表的作品數；又，別集是經過作者篩選的成品，且成書於戰後，就作品數、收錄作品的年代而言，客觀來說較不能全面性的代表魏清德在殖民時期的真實想法，雖然報刊、別集與賦作的應世態度呈現出相異的面目，但從上述幾點綜合觀察，似乎報刊作品較能呈現魏清德於日本殖民期間的應世態度。

六、結語

經過上文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魏清德的這兩篇賦作，不單是對新店碧潭與日月潭的山光水色進行歌詠，更是有意識地透露其對於莊子思想的服膺與繼承，並想藉此來表達其身處危殆不安的時局下，該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新店賦〉的部份，我們認為這篇作品，並不是純然聊慰現實中的失落，就其賦作風格觀之，實際有與蘇軾相互頡頏之意，並從模擬東坡之賦作的線索，更可上溯其欲追求莊子樂天知命的超然態度。

其次，在〈日月潭賦〉的部份，可看出豐富多彩的莊學淵源，透過前文的分析，該賦作化用自《莊子》文句或概念之痕跡，清楚可辨，甚至更延伸而創作了〈日月潭〉組詩，魏清德在這些作品中，將《莊子》文本中之重要概念或句法加以吸收，從而重新提煉、組合。這樣的表現手法，雖然魏清德不是首例，不過我們若將其所處的時代因素考慮進去，潤庵對莊子學說的繼承與應用，有著實質且相當重要的價值和時代意義，意即莊子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實踐與轉化。換言之，魏清德在文中將日月潭建構成一處「仙鄉」，實則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反動，那些亟欲企及的仙境風景，是作者競爭於殖民社會的強大壓力下，一個尋求心靈逃脫的出口。是故，一夜仙境奇遇，日出後仙界並不見容於世，轉眼山水依舊，仙俗殊異，乃呈現出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巨大矛盾，可知潤庵雖在現實中或許已經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但仍舊存在著對於理想人生的感懷，於是藉由虛幻的仙境來自我療癒與抒發情志。

再者，本文繼續從魏清德的報刊與別集作品，進一步去推敲賦作的真實寫作動機，並且從中窺探其應世態度。經由討論，我們發現其賦的內在動機恐怕是為了壓制傳統文人抵抗殖民的意圖，特意地表示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下，身為過去社會領導階層的傳

統知識份子，應該退隱山林，不問世事，只需欽慕前賢，不需對殖民社會有太多的投入。其動機的背後，應是欲解消舊有仕紳所掌控的文化體制，為殖民者重新型塑一套符合時代與統治者要求的論述。是故，魏清德充分運用官方報紙發言的場域，以執政者為主體來為社會提出種種的觀察與批評，或建議漢詩應具有國民性，以呼應當局改造國民性的政策；或在旅遊行腳中，弘揚日本對臺的建設；或認為東洋文化才是臺灣人民應該接收與吸納的精神母體。這一切的一切，都指向魏清德的對日態度是傾斜且全面接受，當然作為殖民地傳聲筒《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的主其事者，會有這樣的舉措，似乎也無可厚非，然而若撇開民族意識，魏清德活躍於文化界，擁有媒體發言權，也與當權者交好，這對於身處殖民統治下的傳統文人來說，不也是另一種經世濟民的管道，換個角度想，或許〈新店賦〉中那些功成名就的歷史圖像，才是魏氏內心真正想企及的目標，而〈日月潭賦〉中那些難得一見的虛幻仙境，是作者競爭於殖民社會的強大壓力下，一個尋求心靈逃脫的出口。

徵引書目

久保天隨：〈次天隨先生移居四首〉，《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昭和四年）10 月 19 日。

王水照選註：《蘇軾選集》，臺北：萬卷樓，1991 年。

王淑蕙：〈日治時期臺灣仿擬〈赤壁賦〉作品研究〉《嘉大中文學報》第 13 期，2020 年 3 月，頁 187-209。

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蘇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朱雅琪：〈六朝遊仙詩之時空美學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 16 期，2008 年 4 月，頁 27-55。

余培林譯註：《新譯老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73 年。

冷成金：《蘇軾的哲學觀與文藝觀》，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

吳琪霞：《蘇軾詞中的莊子思想》，《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報》，第 20 卷第 1 期，2005 年 11 月，頁 132-133。

姜聲調：《蘇軾的莊子學》，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

唐亦璋：〈神仙思想與游仙詩研究〉，《淡江學報》第 4 期，1976 年 12 月，頁 121-178。

唐玲玲、周偉民：《蘇軾思想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年。

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籌備處，2006 年。

陳莉環：《邵族口傳文學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曾玉惠《日治時期魏清德報刊文章書寫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7 年。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8 期，2006 年 3 月，頁 81-119。

_____：《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2004 年。

黃錦鋐譯註：《新譯莊子讀本．德充符》，臺北：三民書局，1999 年。

蕭統選編，李善註：《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1991 年。

薛瑞兆、郭明志編纂：《全金詩》第四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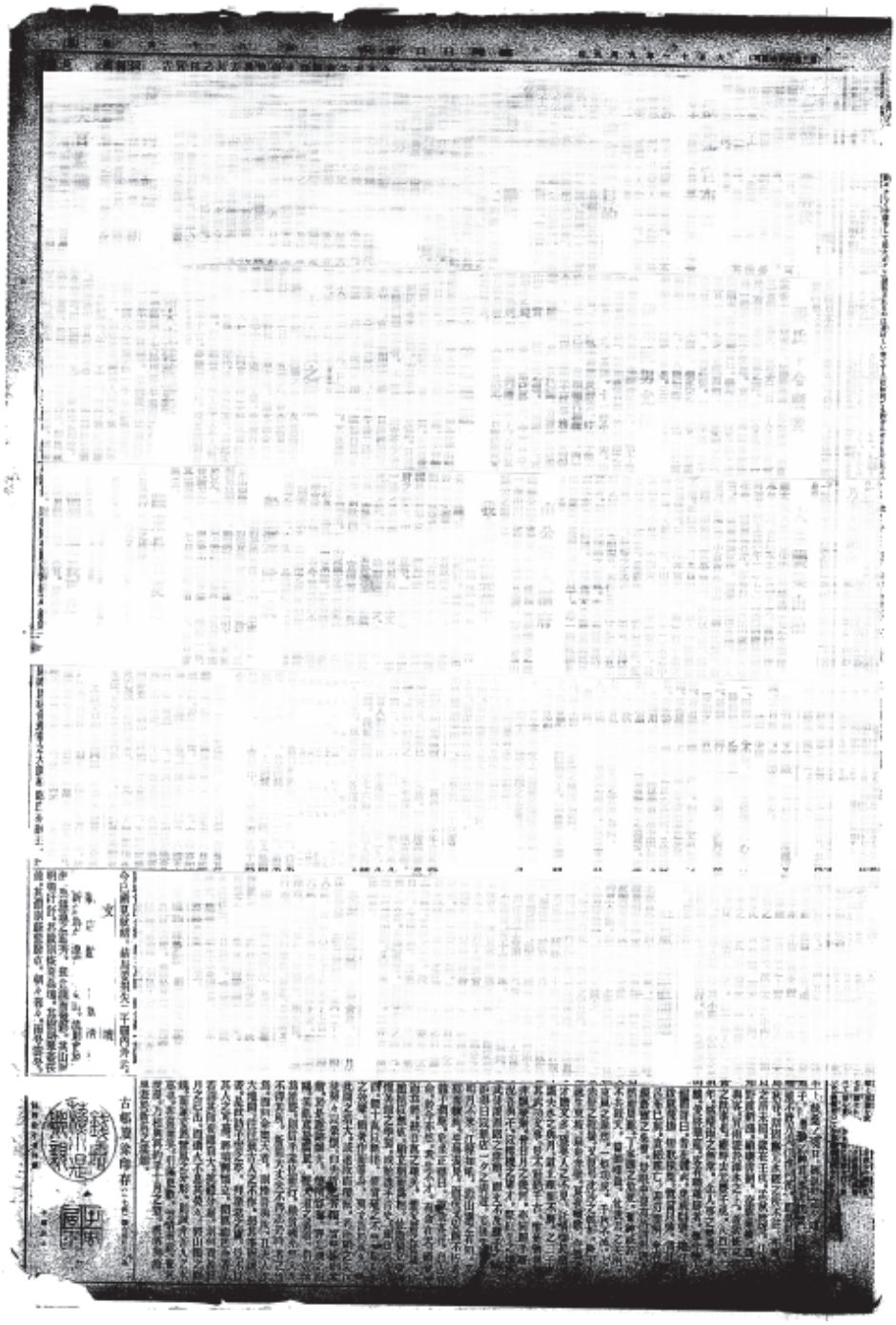
魏清德：〈新店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2 年（大正十一年）9 月 9 日。

_____：《潤庵吟草》，臺北：自印，1952 年。

_____：〈臨發〉，《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大正二年）4 月 25 日。

_____：〈漫詠〉，《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10 年（明治四十三年）1 月 15 日。
_____：〈大正協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15 年（大正四年）7 月 8 日。
_____：〈日月潭賦〉，《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3 年（大正十二年）9 月 28 日。
_____：〈休暇二日間紀行雜組〉之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573 號，1910 年（明治四十三年）3 月 29 日。
_____：〈休暇二日間紀行雜組〉之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574 號，1910 年（明治四十三年）3 月 30 日。
_____：〈東遊紀略〉之六，《臺灣日日新報》第 12637 號，1935 年（昭和十年）6 月 6 日。
_____：〈南遊小筆〉上，《臺灣日日新報》第 4855 號，1913 年（大正二年）12 月 15 日。
_____：〈南遊小筆〉之二，《臺灣日日新報》第 4856 號，1913 年（大正二年）12 月 16 日。
_____：〈南遊小筆〉之三，《臺灣日日新報》第 4858 號，1913 年（大正二年）12 月 18 日。
_____：〈南遊小筆〉之四，《臺灣日日新報》第 4859 號，1913 年（大正二年）12 月 19 日。
_____：〈旅閩雜感〉之二十，《臺灣日日新報》第 5626 號，1916 年（大正五年）2 月 25 日。
_____：〈旅閩雜感〉之二十一，《臺灣日日新報》第 5628 號，1916 年（大正五年）2 月 27 日。
_____：〈旅閩雜感〉之十一，《臺灣日日新報》第 5614 號， 1916 年（大正五年）2 月 13 日。
_____：〈旅閩雜感〉之十六，《臺灣日日新報》第 5621 號，1916 年（大正五年）2 月 20 日。
_____：〈旅閩雜感〉之十四，《臺灣日日新報》第 5619 號，1916 年（大正五年）2 月 18 日。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後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附錄一、〈新店賦〉（《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大正十一年）9 月 9 日）



附錄二、〈日月潭賦〉(《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大正十二年）9月28日）

文藝

日月潭賦

韓潤菴

Wei Qing-De's "Xindian Fu" and "Sun Moon Lake Fu" Inherit Zhuangzi's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Observe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World

Lai, Heng-Yi*

Abstrac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ei Qing-De, a member of Ying She, imitated Su Shi's "Chibi Fu" and created "Xin Dian Fu", which was specially selected and published in the year of Ren Xu (1082 AD). Later, "Sun Moon Lake Fu" was published, describing Sun Moon Lake as a fairyland. Upon further exploration, the two works not only present solid Chinese literacy, but also use Zhuangzi's broad lifestyle as spiritual support and hope, hoping to use the Taoist attitude towards life to gain a foothold in colonial society. This article further analyzes these two works, and by comparing Wei Qing-De's other works. Trying to understand Wei Qing-De's social attitud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eywords: Wei Qing-De, "Xīn Diàn Fu," " Sun Moon Lake Fu" Zhuangzi, Attitude towards lif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anming University.